

僧伽會十五屆剃度會

受 戒 日 記

(續)

惲 茹 辛

一粥一麵，另有粵式鹽菜與大豆菜，不論是粥是麵，是小菜，祇要你喜歡，祇要你吃得下，都有服務人員為你源源加添，直到你食飽為止。

早餐中，仍由永惺法師為講「釋迦牟尼修道的故事」，以古喻今，倒也很有意思呢？尤其，在我們受戒的同道中，有過半以上的青年人，所以，永惺大師所講，不特是發人深省，而且，還有啟發的作用。

八時習儀，講過受戒戒規，佛門禮儀之外，繼之是誦念經文，跪拜起立等等。

九點十分到十點十五分，是羯磨阿闍黎永惺法師，得戒和尚為寶燈法師，教授阿闍黎智梵法師等為剃度戒子舉行剃度儀式。

當我們在專心一意做功課時，由本港各電視台、各電台，各報社到來的青年攝影記者先生、小姐，從四面八方射來的鎂光燈，少不免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偷偷的默數一下，啊！人數超過五十人。由此，也可見這屆剃度大會的備受社會大眾的關懷了。我除了私衷感到欣慰外，在此致以萬二分的敬意，謝謝這一羣冒暑、冒雨而從港九市區到來觀禮、攝影、採訪的諸位記者們。

十一時上供，是為我們第一天第一次的正式早課。下午二時至三時半，由得戒和尚寶燈法師講授學習佛教儀式中的許多應行注意，和遵奉的事項。

四時半晚課，在大雄寶殿由暢懷法師主持我們的第一次晚課。

這節晚課，以誦念經文為主，誦念半小時後，大家列隊（由果賢法師前導）魚貫環繞大殿一周，再循道環繞於各行蒲團之間緩行，大家雙手合十，朗誦「南無阿彌陀佛」約半句鐘，因這時快到六時開水（晚膳）的時候了，以是方由原來的行列進入飯堂，開始晚膳（麥片）。膳後，回房小休。

七點鐘，又在玉佛殿聽得戒和尚講淨土經。

淨土宗，是佛教的一派，以普賢為初祖，至於念佛往生，晉慧遠專倡淨土法門，住廬山，結蓮社，得一百二十三人，同願往生極樂國土。魏之曇鸞，唐之道綽，皆專修淨土，以觀想持名兼修為尚。淨土宗一名蓮宗。

據所知，目前本港僧伽之中，以修習淨土宗的佔大多數。有同道以「僧伽」二字之意相詢。

我答言曰：「僧伽一義，出梵語，是僧伽耶之畧。其意為眾比丘，簡稱為僧（梵語稱師子為僧伽，均錫蘭島，南史謂之

師子國。大唐西域記謂之僧伽羅國)。

「再就梵字而論，梵、淨行也，潔也。佛教以清淨為主，故凡關於佛者皆稱梵、如梵音、梵刹、梵宮、梵皇、梵學……等等」。

▲七月廿九日 星期一 天晴陰雨

當我在執行李時，我的妻、女都異口同聲的提醒我，要我準備一點零食水果之類的東西帶在身邊，俾便肚中饑渴時以作補充。

尤其是妻，用嘲笑的口吻對我說：「你在家中，一天五餐，尚且時時還喊肚餓，你去受戒，一天只有三餐素食，要不帶些乾糧水果，怎麼行？」

我暗想，過集體生活，我並不是第一遭，我有很强的適應力，福也會享，苦也能吃，早起晚睡，我能習慣，譬如我當年工讀的時候，晚間工作，白天讀書，我都能泰然處之，而不以為苦。今次……，最後，我還是接受了我女兒的勸告，在行李中加放了兩包不同味道的英製餅乾。

由於報到當天就聽到開堂和尚嚴明的開導，凡是受戒者到此，不分男女，一律不准在臥房或其他地方，吸煙，飲酒，吃零食。

因之，我立定主意，即使我的五臟廟大唱空城計而餓到發昏，也絕對恪遵師訓，而不在私下裏稍事補充而破壞清規。

每天四時半起床，八時受沙彌戒，三時習儀，九時半養息。另外，都有上午九時至十時半泉慧法師主講的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下午二時至三時半賢德法師主講的普賢菩薩十大願王。

上午九時至十時半，本來是泉慧法師主講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到時到來主講的不是泉慧法師，而是賢德法師。

賢德法師的講題是：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同時，賢德法師帶來了這個講題的大綱。大綱是非常簡單的。

一者禮敬諸佛 二者稱讚如來 三者廣修供養

四者懺悔業障 五者隨喜功德 六者請轉法輪
七者請佛住世 八者常隨佛學 九者恒順眾生
十者普皆回向

賢德法師是用粵語主講的，這到省却了果賢法師的傳譯，由於賢德法師是比丘尼，所以那邊廂的女同道聽得更津津有味。事實上，我欽佩賢德法師佛學深湛，口若懸河的有板有眼的講得字正音準，不愧是個講壇的高手。尤其她那不慌不忙，意定神閒的動作，也偶而微抬頭，觀四方，聽八面，即使有一點風吹草動她亦能洞悉無遺，控制氣氛，以高低聲調來激勵聽者，就這一份功力，已是難能可貴的了。

因為在整個晚上，沒有為我們安排什麼重點功課，所以在七時半起，由開堂和尚暢懷法師在大雄寶殿教導靜坐法。

想不到，開堂和尚這一門「當時得令」的健身強體，延年益壽的功夫，獲得全體同道熱烈響應，高呼好嘍呢？

說起靜坐法，我在一九七二壬子年，已經參加本港密宗傳人劉銳之上師於九龍洗衣街金剛乘學會所舉行的靜坐班（為期一周），這些年來，我停停坐坐，既無恒心，也無定力，因之，學到一點皮毛，言之頗愧對劉師。

本年春，本港明報專欄作家王亭之（談錫永）先生透露，將繼劉上師而開辦靜坐班等語，一經公開其意，查詢、索表、報名者萬分踴躍（我就在開堂和尚宣佈教導靜坐消息時，身前身後，有多位同道，相互而言曰：「無緣參加靜坐班，今之良機，幾大都不放過」。）由此可見，今日青年也很注重健康問題了，我之所以謂為當時得令的課題，其意亦即在此。

開堂和尚自言靜坐已逾四十年，看他清矍的形格，炯炯有神的眼珠，行如風，立如松，坐如鐘的動態，不言而喻多少與四十年靜坐功力有關。

不過，有關於靜坐方面的知識，與靜坐時應要注意之處，暢懷法師都沒有加以說明。關於這，或許是當時秩序欠佳，暢懷法師急於教導靜坐，或及時回答同道的問題，以致沒有餘閒來不及把這些看來不是重要問題的問題而加以說明吧？

而我對這些其實也膚淺得很，有幾種有關靜坐的書籍，我雖曾涉獵，但與致一過，又飛向九霄雲外了。

靜坐，並不是佛教所獨有，而道家對此，也是很重視的。不過，道家不稱「靜坐」而曰「靜功」，關於這，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分目中有靜功部，專記道家修養之事。

除了劉銳之上師有一本「密宗靜坐法」外，在五十年前上海出版過一本「因是子靜坐法」（是書作者蔣維喬先生，因是子是其號），這兩本書，我都先後恭讀一通，惜未精研為憾。

蔣維喬、江蘇武進人。歷任江蘇教育廳長、教育部秘書長、東南大學代校長、光華大學教授，正風文學院院長等職。一九五零年遼難來港，初寓九龍太子道加多利山的江公館（江為當時荃灣上海紗廠東主，上海紗廠後易主，改名為會德豐紗廠）。我曾追隨蔣的學生、我的世叔鄒鍾峯（再說深一點，我們都是武進小同鄉），專誠上山到江公館去拜謁，得一觀之儀，面聆教言，這在佛經上說，也全憑一個「緣」字。此後不久，蔣也就回滬去了。

與「靜坐法」背道而馳的是：「直立法」。我知道，並得到直立法說明書，和見到直立法的忠實信徒孫鏡陽（眼科醫生）先生。

孫鏡陽醫生告訴我，「直立法」隨時隨地都可靜修，少至十分八分鐘和多至一兩個小時，都可悉隨尊意，而憑個人的時間去支配，至於「直立法」的功能，可與「靜坐法」媲美而不遑多讓。

▲七月三十日 星期二 天晴

佛學講座時間是：上午九時至十時半，泉慧法師主講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下午二時至三時半，賢德法師主講普賢菩薩十大願王。

今天佛學講座由泉慧法師主講，由淺入深，起承轉合，講來鏗鏘有聲，雖不是句句金玉，字字珠璣，但善於營造氣氛，控制聽講者的心理，使個個人都能聚精會神的傾耳細聽。

在泉慧法師的講演中，誰都會知道他是一個學識精湛，學

貫中西，而且是一個真正的苦行僧（這個行是指法師的足跡遍歐美），因此，他所知道的事與物，也就較博於常僧，而更非一般和尚所能望其項背了。

提起和尚，我不禁又想起了我的先人彥彬公（字次遠，清同治十年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工部侍郎、及廣東學政），他自言前生為和尚，能默識修行及所處寺宇形勢，生平喜佛而惡僧，唯獨與天甯寺（天甯寺為江南四大叢林之一）洽開禪師交相得。每有餘暇，輒相聚於寺之方丈室，談禪說玄，講佛論道，日以繼夜而不知東方之既白。

彥彬公嘗謂：「上等者為和尚，次等者為和樣，其下焉者則為和嚷而已」。語雖近謔而虐，然亦不無道理。

在十一時半的午齋同時，每人承惠派西瓜一件，這對我而言，真是歡迎之至，因我來此數天未食水果，頗感內熱，引致我的某種暗病復發，能吃一件二件西瓜來清潤腸胃，減少內熱之苦，豈非大佳。

同時，我又聽同房同道說：每日下午二時，香積廚有夏枯草涼茶供應，於是，我也去一連飲了兩杯，希望能消解一下內部的燥熱。

食好了麥片，離開膳堂，在辦事處排隊，準備打一個電話回家，述說一下我在受戒的現況，偶遇滬籍法師寬果，在大家交換了一個電話號碼後，我纔知道他寄跡荃灣西方寺，同時又遇到一位滬籍太太，我看了看她（是寬果法師介紹），頗有似曾相識之感，因為她的尊容與我的同學姜培恩極肖呢？

將要回房時，又遇到了沈九成先生，因此，我上前去和他打了一個招呼，握手言好，說明我正想到社拜訪，不期而遇，是巧合呢？還是緣……？

佛說有緣，而我本人亦極信「緣」，深信這天然的機緣，是冥冥中的前定。

▲七月卅一日 星期三 天晴

上午八時，長期出家者三人受戒，儀式在大雄寶殿舉行，這是幾種受戒儀式中最隆而重之的。（下轉第38頁）